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七十三四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李士勲

弇州續稿卷七十三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傳

陶文僖公傳

陶文僖公大臨者紹興之會稽人也與山陰諸公大綬同里閈相善而其射策時上以文僖公爲第一人諸公

次之而亡何有所更置文僖公遂得第二人自是益相善其官史局侍講閣與鑾坡鶴禁之長佐對秉史筵若左右手然諸公遂以其女女文僖公之子允宜而最後諸公繇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捐館文僖公即日繼之亡何亦遂卒始文僖公之侍講閣也天子器重之數稱先生而不名衆以為且大拜而及其病遣中貴人問疾否賜羊豕酒糓瓜蔬等物歿而復遣中貴人臨䕶喪賻白金米布寶鈔香燭俱視執政恩數其諭祭治葬贈

大宗伯大略同諸公而易名之典則諸公所不敢望者
天下之惜二公以庶幾有所展布佐成萬歷之治俄及
而失之以為憾而於文僖公尤切公字虞臣其先世為
彭澤人徙於台已復徙會稽遂為會稽甲族曾祖曰慥
舉四丈夫子皆有科第而其叔子曰莊敏公諧選入翰
林遷給事中以直諫謫徙累官至兵部左侍郎卒贈尚
書為德靖間名臣莊敏公之子曰鴻臚序班師賢以公
貴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舉丈夫

子三長湖廣叅政大順次為公又次大恒公少而端嶷不妄笑言三四歲時母淑人授之書即成誦已就外傅而有朱先生者好為禮使童子習灑掃拂几展席夷其貴於賤者夏不得揮扇公獨樂之曰童子分固當且夫習則不勞静則無暑朱先生以語莊敏公而奇之公嘗間至莊敏公書閣見名臣奏議輒手為裒録得數卷莊敏公益奇之曰是兒其中人也十二工屬文十五補博士弟子明年廩學官又明年應省試夜女奔公者却之

三已遂徙居歸而與其伯氏相師友為學每謂聖狂自一念起署其室曰念齋公凡三試而舉於鄉又三試而舉禮部以至射策及第益年三十矣授翰林院編修故相嚴耳公名欲致之門下數遣其子世蕃候公公戒門者以他出應之第一刺報而已卒不見而是時僊居吳給事時來慷慨慕直言公獨善之數與揚扢世務吳君謂世務莫先於擊相嚴公曰然吳君出其草公讀之曰是為名計耶為勝之則毋觸縣官諱泚筆汰其甚者已

吳君論上不勝下詔獄詰責所共謀五毒苛備或傳且誣伏者公聞之恭然日遣餉藥物醪糗為偵伺耗息吳君謝毋重累故人公笑曰固也奈何使君獨為善吳君得不死以戍去而公嘗迎韓淑人養於邸得疾卒公以喪歸毀瘠踰禮三載絕酒肉不御內既除服念通議公且老而時事亡當心不欲出通議公強之乃出仍故官校録永樂大典尋授諸孺璫書公每為言古寺人清公奉法以令終者其貪暴負國叅夷五宗者委曲辯析不

已諸孺璫咸拱手曰此公異日謂我也當是時元相華亭公心器公數引與議國事而會世宗晏駕遺詔及他箋表往往公有力焉尋以通議公喪歸會大典成道進翰林侍讀公所居喪無異於韓淑人時甫公除召充世廟實録俄校應天試務絀浮薄所得多老成士還進侍讀學士掌留院歲餘拜南京國子祭酒至則進諸生與講說道理經濟不為高遠奇僻之行士則之亡何以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召侍上講讀於春宮尋進詹事仍兼

學士如故上踐阼遷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復如故前後凡三視院篆異數也俄解院事佐部其在經筵為日講脩穆宗實録為副總裁上雖在冲幼聖質不世出公思所以啓翼之者首講大學謂明明德如磨鑑不慮昏新民如澣衣不慮汙止至善如赴家不慮遠是在於性真未鑿時擴充善端而已公所陳説每至謹天戒法祖孝親卹民隱慎用舍廣咨訪緩工役飭邊政諄諄乎有味言之也公每進講左右皆目相指而上益自重之其亟

稱先生以此賜服視一品他精鏐寶楮金符繡幣彩扇
貂裘之賜無虛月改吏部仍日講脩史歲首大計吏公
去藩臬之巧附勢者二留運司之苦節跡迂者州幕之
非疾而誣以疾者各一衆大稱服其迫欲得公大拜亦
以此葢未幾而公卒矣得年僅四十八公孝友天至既
與伯氏相師友伯氏數竒婁食貧然公莊事之不敢以
雁行進叔氏得竒疾公不忍其躁也身與之寢外而俾
頻章夫人與其婦居内嘗手疏籲之神願減筭以代撫

邱寡妹尤至伯氏之子尚賓丞允淳其成進士無異師皆公教也公為人寛然長者然閎黙不洩尤眘取舍絶嗜好其以鄉進士里居有淩而奪之田於令者公弗白也令後知之驚以問公公竟弗白里豪有御史逮當令治疑其獄公徐謂曰書不云乎疑惟輕令悟趣寛之豪後知其自夜挾百金為壽公謝曰悞矣我何德於公公無厭此金奈耶胡不易粟帛而贍族姻之饑若寒者其奉韓淑人諱也故陸都督柄方重伺公窘於棺遺之美

材可百金公返其直不得後抵京而都督死矣公設薄酹酹之呼其子繹授直曰吾以不欺志也胡少保宗憲時擁節東南欲交懽公捐數百金為樹坊公嘆曰東南困矣以餉軍不足而我何用坊為則遜謝曰不佞業已有之不可強裁之至百金公又謝曰無已有外王父之韓大夫未樹者附一名足矣公居官二十年一切贄謝供絕門故計亡之則購名書畫屖器以餽公笑却之曰吾唯無好耳好則何論金帛與書畫屖器異耶公家世

二千石產可中上而其自奉極簡約食不過筭器衣無重綵門不納優人跡顧其好施予獨異是友人朱泰家貧事親孝死無子其妻復以節死公先後為治喪葬養其父母又為之上狀於有司而推坊直祠之曰節孝置祀田若干畝有錢生者挾舊而徒步訪公於京至則病病發狂逆旅人走避之公為徙置精舍躬粥藥死則調棺殮歸之鄉公所衣食父之黨若而人母之黨若而人諸戚友以至閭左右若而人取之若囷廩也公恒言學

有根而室有基不實則欹又曰為善罔極惡亦罔極譬之岐乎南則益南北則益北又曰善猶水也為之先者源為之後者理始而濫一觴終而潤九里每讀孟子至収放心未嘗不再三歎也且曰憂勤惕厲其古帝王之心璽乎又謂允宜才不可強守可強也財有所用之則重無所用之則輕惟儉養廉惟儉養惠公之所以能絶取廣予儉故也公疾得之晨趨講而闕更衣風入之遂劇上所遣慰使猶強自力拜闕乃顧謂伯氏曰書

生誠不意得此父子兄弟舉甲科官近列如國恩何唯
生者勉之遂瞑允宜之舉鄉會皆魁其經進士第授刑
部主事又能為古文辭
贊曰吾聞之吳君時來元相江陵公之上帝鑑圖說也
實公發之乃世廟馮几之詔公所進於華亭公者深矣
養正聖功也萃渙大幾也其二端皆自公公用矣人乃
以不竟用為公惜者何也夫進善不自諱居功不自名
公所以稱大人長者哉陶氏之聲實衣被天下未央者

有以也

為民御史傳

萬歷初一御史上書言事忤旨奪職歸而曰吾編氓也即自稱吳氓云既病劇而謂其友人曰死幸呼我為民御史友人者王叔承也於是叔承草為民御史狀而屬余傳之為民御史者胡涍字原荆世為常之無錫人其先有儒行而隱耕獨其王父良佩與父贈御史君觀隱酒贈君之與伯兄暨兄之子皆夭於是胡有三節婦而

君之母封孺人闗獨以明淑稱甚愛君而誨束之君少頴秀所授書輒誦弱冠補邑諸生娶於浦後封如闗浦有母而嫠亦來依君君雖為諸生負儁聲然家以食四嫠故貧即闗姑婦拮据理生不能給而嫠之長者趙數責甘毳於闗君乃行館夫已氏束脩之羡得少緡錢時時佐趙共又不給君泣呼天曰柰何闗室長者共又獨勞母心耶然君亦不廢學遂舉鄉薦成進士矣會有詔選庶吉士讀中秘書人以謂君君笑曰庶吉士文帋及程

出而給事御史令課吏高等則入而給事御史吾丈而出乎將以吏入乎等耳令能德於民勝於是通州進士顧某意與君合曰且以試筆札費沽酒共醉耳君之謁選得永豐令初涖令而史白廨舍敝當治君笑謂治費云何立召工而授之筭率減十九有搆訟者君按情重輕麗法而小寬之顧購得其主文者誚曰汝筴訟之利而不筴訟之害也以三木櫐其頸匝月曰盡此曹庭稍空矣邑多薦紳大夫君抑之不使食齊民而造請酬酢

必以禮當受賦君必投謁謝謂令不敢以法加賢者顧諸公之謂何諸公人人悅輸恐後也客過邑故為怪衣冠抵掌甚口君陽過從與語得其狀立抉其姦出諸境有誚君胡草草者君笑弗答也客尋用宿駔盜事發他邑君乃曰盜而衣冠吾不失之彼衣冠而盜將奈我何君為令七月而丁母闕憂去官士民遮擁不得去立生祠祀之時有成御史薦諸朝且曰七月薦非例也能取諸三載以加七月者誰乎服除補安福令滿歳入覲僅

數舍而裝竭貸故人得二十金乃成行所報謝諸公取
成禮而已人亦無敢望之君之治安福其操舍大率做
治永豐而加以文彩安福薦紳大夫不啻倍蓰至燕中
成巷共交口譽君若一而君聞不懌曰吾得之安福薦
紳大夫聲甚不若鄉者永豐得之者老女孺聲也尚書
以尺一召君試監察御史君試御史治東城戚畹緹騎
家惴惴相戒毋犯君琅璫而君所上書有所侵中貴人
語報聞君每朝中貴人輒目攝之曰是悍御史耶小遲

去我曹當見魚肉而紅星犯禁垣君時已得按遼左乃上書言事事頗及宮壼君大約謂令天子方幼沖慈寧能攝之欲以彤史見忠而中貴人指摘有所譏切幾罹大辟輔臣宛曲解救乃削籍罷為民君從户部給繻出跨一驢都門客爭勞之曰御史也而民雖然眞御史哉一中貴人沃之酒以好厮衫強被君背曰毋謂我曹無人即從君死不難也君之為諸生固已任俠赴人之急甚於已而自御史罷歸其自喜為俠益甚諸徼時有德

於君者君弗忘也君所為德於人及以事見君郤者君如弗有已監司守令嚴重君干旄溢委巷間君不能一一報謝而所覸弗當意或面責之又數數為戚故醳寃滯寬徭役聽者外奪君勉為解去然其中不無少望諸受君恩愕意外且無可復償姑秘之而傍伺窺覘者有所請而君不能盡應則持君蹟以脩毀君夷然弗屑也君故宦薄而又喜俠不能無挫産顧其於倫常愈篤毋闔殁而存孥者姆趙丘嫂錢所以事之如闔會浦孺人

有怠色君不獲已乃若示廢著者而歲入額米五十石以共二嫠即亡歲亡廢也妹適李生而夭有一女毋女者君謂嫂錢姑女之及長嫁女如已女李生窶君時時賙之稍不給則以詈報君君好謂即詈我我必以賙報君既用宗戚故見窶而至於客則心好茍一技名當君者亦折節兄事之舍館傳餐侍酒竟夕不倦其所尤善即叔承舍中兒每謂人吾見王君猶嗜嗜見王郎自色栗也君素趫輕𫗦膂力嘗道晉陵醉後舟出觀白龍横

墮水且濡矣忽矯起蹈空上觀者數百人咸異之君為御史而顖生以覬入與君飲適掉臂曰吾臂任御史君躍而立顧生臂曰御史足定何如令臂嘗與客游匡廬泰餘諸山客方飲山趾睥睨間君已獨身取間道陵巉巖而登箭闕握凍雪下勞客矣君歸而於吳越諸名勝靡所不究梅時玄墓菊時婁江桃花時鰭螭芙蓉時西湖木時青山葛仙井楊梅時光福櫻桃時北固山以至太湖月錢塘潮虞山拂水吳淞海探華陽菩權張公諸

洞弔泰伯延陵春申伍胥范蠡要離伯鸞遺跡陟龍池巖觀虎闘金山呼黿食及網鯽魚作鱠問手挼菠薐甲石耳芼羮狙佐飲若惠山梁溪園則几席之矣君所適毋問主其主耳君名逢迎恐後即毋論主其舍人子圉丁煮茗焚香前擁曰我公來耶君亦袖緡錢見輒勞之以至城門候即丙夜懸筦待曰稍遲立我公則俗矣君以好客故益窘益貸債債家不忍迫之而君亦不忍負乃别從姻故起債債端無窮而産遂大挫計無所復

之則姑托酒與肉以至竟死君死時僅四十有六也其罷御史以民稱者八年天下既高君之節而始疑君者徐察君之秉介不食私而終信之日夜與公復召用而御史李學顔以疏薦君俛得罪用是薦者沮止然君絕不以為意君讀書好涉獵大義弗肯竟其為文辭雋朗饒意趣書法亦遒逸所著有釆眞集若干卷

王子曰叔承之狀君垂萬言其什八在俠十二在政行夫俠者季劇之流閭里雄耳烏足以名胡君叔承又言君喜佛事

當歿之前數日與陳氏子度胡橋遇鶉衣僧胸前垂繡八卦囊以梵字一赫蹏授君曰視之君笑弗視曰吾事去矣視何為僧亦笑竟去曰不視亦得歿之未一月而有胡僧持枇杷石一𪁺䳄螺一寘柩前諷唄移時去竟莫可踪跡也客游惠山泉亭者遥見君幅巾行咏入黄公磵怪之曰吾聞胡君病今乃已耶則君之前歿一日也唉亦異矣吾聞夫夫子不語怪然徵之君鄉人而信故記之夫以君之慷慨論天下大體得意外以終死天

下能惜之而不能舉其語尤可歎也然以君之遘竒謚

或幽或顯淺智又烏能倪也

許本中傳

許本中者名和歙人也其先四岳以功世世有國封至漢晉而脩業偃道顯名者數十百輩而轉徙於歙之東郭者最盛其指幾以萬計而大司成國最賢有聲本中其從子行也而齒尊始本中之尚少而其父純齋翁内賢之俾肄舉子業則善舉子業試小挫移之詩則善詩

已棄之賈則又善賈凡賈四十年而後成其産大饒積逾於舊十倍旦日慷慨謂西郭之許曰吾何忍若獨食貧夫陶朱公何人也十九年之中而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而謂我不能請得而勉焉雖然若何所自出也今吾許之先廟㡯於社偶而市嚚邇之瑚簋亡所托不腆牲牷以共簿正而不恒繼其何有於若乃損其槖得千八百金盡収廟傍舍而新之巳復損二百金置祀田俾許氏之當為宗子而謹者司之伏臈無闕烝

矣始廟成而神道狹其傍本中室也許氏之老諜且拓而難之曰吾歆稠居鱗櫛尺地尺金是不可以復涵本中本中覺而毁室之楹可二十以除道而坊其口曰高陽里高陽者許望也本中乃喜曰可逮下矣遂損千五百金置義田畝七十而竒置義舍楹七十而竒以居許之貧老孤獨靡恃者而食之月受米五斗孟冬以量受衣絮年五十加薪炭已又推其邸舍六計歳入緡錢可三十千以五千資不能婚者二千資不能葬者治義塾

邸之右待不能束脩者義阡郭之東待不能窀穸者自是歙人興而為施予往往以義聲歸本中而本中亦自媮快曰我何人也而敢加陶朱公公不為制故再散千金而再盡之我一散而割資不能半而許之指迄今無食貧者為制故也本中恂恂朴茂人也孝友自天性其諸義事多稱父遺指行之父有子本中而穀而
矣且死而復有子曰穉欲勿舉本中跽固請曰大人豈以和不任孤耶父乃已本中撫穉而教之為郡諸生有

名本中年七十四尚壯然無子以穀之子景星復用貲郎格得光祿署丞

贊曰吾聞之葉生云爾夫太史公之傳游俠貨殖津津乎言之曰人富而仁義附焉又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葢內傷其貧欲行仁義不偶而成腐也然其叙致猗頓烏倮程卓刁任之徒挾筴握算以籠天下利而魯朱家之乘不過軥牛劇孟不能餘十金財郭解訾不中徙顧所全活賢傑少亦以百數其衣食徧天下毋觖

望夫游俠不傳取而貨殖不傳予乃知其性誠各好之彼仁義者何嘗舍貧附富也雖然若本中者可謂仁義附者也夫許故侯畜也千甂之醬千鈞之鮑其人稱素封本中富而許之指鮮食貧者夫豈唯素封以比公族采食可也大司成國者今太史公傳成而試以請裁焉

范母王太孺人傳

王子曰余讀功令至旌揚節誼事未嘗不再三歎也夫始寡而過三十者弗及格謂易也終寡而未五十者弗

及格謂難保也有子而推一命榮者弗及格謂貴有力也乃及格矣而守令不為請部使者不為陳則非明主所以章閫陰教意也葢余與松江司理范君介儒善而得其所稱母王太孺人事者而愈有慨焉太孺人笄而適贈司理公時贈公之父功曹公蚤喪獨母李與生母孟存抗節相砥礪而太孺人夔夔事之均得其懽心當是時贈公以諾聞里中户屨恒滿酒食以不時問而太孺人立應之母爽二母間相語是婦也將不特稱為順

吾兒孝所繇樹矣而母孟病卒贈公以毀瘁故亦卒太孺人有二孤其長者僅垂髫尋亦卒而獨司理在甫踰朞太孺人乃仰天慟曰吾夫子蚤不祿幸立於吾姑而吾子又不祿吾何藉以生且吾為死者死則死之於是姑李強削悲而慰曰而不見而姑乎而姑之稱未亡人生二十二年耳而夫之在襁則四月也而姑不即以殉溝瀆而備嘗百艱以有茲日若令長六歲仲之視而夫亦差長且其產也有綬蛇出而應移竈占天其或者更

吾門乎夫為死者死則死之為生者生則不可以死太孺人乃起謝久之代李治家秉李素嚴至是益過為督謫欲以觀太孺人而太孺人益過為恭敬其治脯修飯羹朝脯薦如婢子閤左有睥睨家人產者假邑吏徭倍需共緡錢太孺人輒予之不校或謂弗予便太孺人曰兒猶未立也彼力不能蠶食我南畝耶吾寧能禁彼之睥睨自是家漸旁落而司理之就外傳進為諸生其膏油束脩費咸自太孺人機杼中出矣李後竟以節得考

壽終太孺人易戚兼焉迨司理成進士叅佐雄郡以文學政事稱既滿考贈贈公如其官太孺人封為太孺人王子曰余聞之天子子太孺人命所以稱揚隱德至矣是將昭天地垂百世奚所藉旌為雖然大母李則何寥寥也夫豈獨司上者之責發潛闡幽是在司理矣是在司理矣

鄧太史傳

鄧仲子一試而魁其鄉再試而魁天下三試而賜及第

領金華石室事再入朝而過余山中䫻然若不與也徐叩之而淵淵肫肫無能窺天衷者已而歎曰先德之不劭非小子敢聞也先德劭矣而不著天乎如不肖罪何仲子之歎歎其父太史公也稱太史公者何以仲子封也葢郎喻均盛言之矣於是仲子有朝事閒而損書幣以其姊夫左叅議熊惟學之狀來請傳不佞野人也何足以傳太史公雖然其賢也葢三徵之夫匪徵匪信也太史公者諱儼字時望中川其别號也父曰朗為諸生

倜儻負奇寧王濠之反下書欲以指揮使授之朗棄家逃之山中乃得免亡何卒娶於李有丈夫子四而公居仲公之哭其父雖尚少而能毀成癖疾乃與其兄弟竭力共奉母李當李病且殆公倡兄弟而晝夜籲天且哭曰有子四人使母食貧而又億也生何用子為請各減算以益母壽公又進曰如竊歎言者請亟死以當母罰因倦伏而長公忽醒呼曰頃余聞空中語削黑籍回禄馬此為何而李亦暴呼公速予我粥適夢有緋衣者以一

九藥藥我齒間至今習習芬也我饑思粥矣亟進之盡歠之質明而起若亡苦者益又四年而李以老終公號痛曰今者之願減算以益母猶昔也而不驗者何也於是葬而復倡其兄弟廬墓攀栢之慟天地慘晦旦夕黑虎三匝繞而前伏若家畜然靈鵲來巢廬中虞祀輟而枯竹拄牖㤈者復榮益人人稱孝感云而公固孫其兄弟弗敢居公為諸生曉經術工屬文嘗試而司試者奇之以第一人薦于長長擬稍次其人狠取而㩀之曰寧

原書卷次訛誤

失薦毋為第二人且也若安能終抑渠然公自是屈竟
弗薦也而伯子以詰薦矣公遂謝去經生業弗復治而
仲子復登第始公有所假貸於人毋論子往往並逸其
毋而至伯子薦則盡焚其劵嘗治書學宫舍持金釵為
膏油資而同舍生有盗者舍人子以告公公曰彼豈為
盗釵來歟有間舍人子復言其狀甚悉公乃笑曰而誤
也夫釵者已得之其所矣里儒甚口而誑顧獨不誑公
曰夫誑我者我乃誑之公不誑我何以誑也當二子之

赴計偕別有熊子亦與公謂曰而來前夫而曹之為踽
踽涼涼者胡指也其出也思以其道易世也夫易世者
變人者也麻之巽蓬也處世者同乎人者也蓮之在淤
泥也夫有以處之而後有以易之齊桓公會葵丘而叛
者九國公羊子曰矜之也若曰莫如我也禹周公去是
矣益三人者拜且汗下也而仲子第而念公欲歸公書
止之曰老人幸健飯毋念我夫天子以名子汝而不獲
實汝博天子名而不思報胡以歸也且夫芬華薄而寂

勝之勝可也偏不可也内不見已外不見人不見而已非盡人已而無之是歸也夫豈唯無人乃獨有已非也仲子不敢復言歸而以上御極恩得封公如其官有司造公廬而賀焉公為一報謝而已以鄉飲賓請亦不赴人或謂邑司卑傾耳公胡不少居閒為自娛地乎公謝曰吾不知居閒何狀且吾往者不居閒而今乃居閒是吾以兒子居閒也夫以兒子重非吾意而何居閒為公性孝友當其盡失怙恃則捐其室與兄弟處即一食弗

共粢弗甘也仲子既不獲謝病而公又封乃諜以公仕養者公又書止之曰吾不甘兄弟之食而甘若食乎亡何其兄弟後先卒公日夜悲思曰人四體而失其二何能身仲子聞之懇竟以請急歸而熊子亦有使命時伯子方在侍公意稍發舒日置酒為樂而以元旦倦於容明日午刻更中衣及酉呼水淨齒頮匡坐脩然而逝年六十有九熊子葢稱公居恒好靜坐不識枕席者二十年内境湛如也事至毋意必事徃毋固我嘗受誣於人

置逺甚迫竟而待之若忘時時指心而語人曰是惟無所係也配道義浼大人易耳奈何令外物小之與公接朗月霽而春風和也叩其底則青天白日矣喜為詩謂其能發性靈閑志意而不求工於色象雕繪君子以為知言

弇州生曰明興談理學者剏發自江右矣吳聘君鼔之若胡而羅而張彝之追文成之鐸振而遺響為聶為鄒為歐陽復為羅而今樹赤幟者三矣夫其分門户張顧

頫雲蒸風從豈不偉然鉅觀哉十仞之垣三仞之闕而狐鼠托焉亡他其中虛也余不自量偶一及之於楚棘而首幾碎於狙俠之齒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乃今督鄧公抑何愷愷理行君子也然而未嘗有稱說之者何也此所以為真也不知其人知其子余觀於仲而知淵源之在公也仲者誰令太史以讃也

王武庫公傳

王武庫公者諱周字宗文世為嘉興之嘉善人嘗自稱

質齋矣而晚節以子俸奏武庫郎最封如其官又嘗習博士家言有聲人或謂之博士師學者間亦稱質齋先生而皆不著其著者曰武庫公公少而明頴負材美秀水徐翁見而異之曰吾女可女也館而授之經公自是益肆力學問即邕夕伊吾至分丙矣而父瑜偕母吳尚在伯氏養公食於徐而廿則廢匕箸曰我何忍獨廿也蓋東望咄嗟茹泣矣自公之為博士弟子久有竒羡乃稍以奉二尊人然八試而八不利最後以俸業成挾之

偕試又不利而倖褎然舉矣乃嘆曰豎子之謂何而遽先我夫不龜手者誰授哉命矣夫於是罷不復應試而倖遂成進士有司推隆所自奉公冠帶公爲之一御之已而指其腹曰嘻以是酬女倖之始授兵部也迎公與徐安人養甚懽公徐謂郎燕中玉不易熟吾去郎歸耳而會徐安人卒即將以喪返公即前發曰吾爲若治丘中之室以待比返則罣然墓矣公既歸絶不肯偕倖補官與養而藝圃雁湖之北莊竹木成列館榭粗備故嘗

推父遺業悉以讓伯氏迺時時呼輭輿奉以游而從里中十老人為眞率會能詩者相與詩酒者酒之毋使負佳日夕而郎用材舉叅御史大夫劉公軍事討嶺南冠便道過里中擊牛釃酒壽公不忍言行役公怒曰若戀戀者以身耶若身非若有以我耶則我幸健勝若且若亦非我有為詩五章壯其行而別授書數百言言多秘策郎藉以平嶺冠還甫起居畢促舍人子治裝郎入朝毋踰期郎入長武選以議邊互市抗不相中出守永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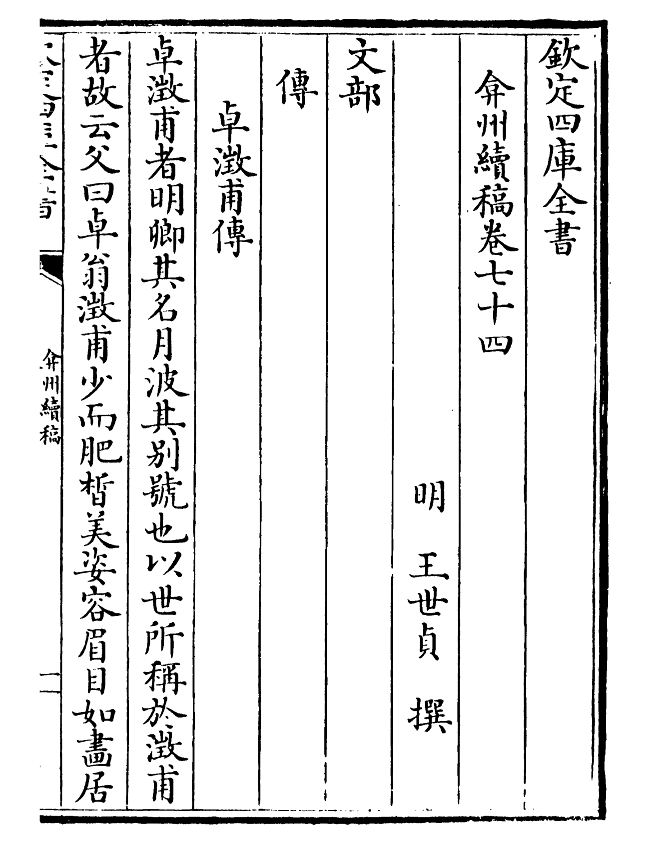
復過里公度永州守以地遠而公老亡他子必不行即迎謂曰上負守耶而守唯地之擇促浮大白祖道而身齧決示壯守前後竟不得有所請也王子曰余故識永州守奇男子而從武昌試事益熟當是時守治狀冠楚十五守會且入計意課最當超拜而守上書告歸養竟解郡去異哉武庫公後守歸三年而老壽死其葬也王學士錫爵實志之志曰永州守上書乞歸養人謂守父一人之是厪顧不一厪永為永父者數十百萬人將覆

露之不暇而暇其私善守者則謂武庫公素難守歸歸且不樂乃以間叩守守謝曰固也吾嚮者數往來里而不獲以養請雖然吾父外莊之而察其隱乃若有繾綣者其去不侒唯恐不速去而後有餘思也且也父少贅吾母氏然未嘗不悵望咄嗟茹涕也食於徐而甘則癈匕箸以不忍獨甘而能不侒之恐俾獨甘乎哉書上果得報可歸而公果見而相煦沫融融也已夷然安之公嘗置其室曰敝廬庇風雨無求則餘薄田供饘粥知足

不盡此所以安也公所為篤親邮友赴急信然諾宛然大人風而自其貴則絕跡公府有以居閒風之者公大驚曰若以兒子故知我固宜而乃使我以兒子故博守令知哉邑以鄉飲賓請固謝曰野人不任賓也里有閱於貸者必究曲劑解之度得解則屬三老謂生不欲侵父老權若任德可耳學士之叙述公終始長者如此公卒年七十五王子又曰永州守貴而首推武庫公貴而獲終之以養生送死亡憾哉學士志之不朽矣而又屬

余以傳者何也人子之於親固無已也始公之贅也而徐女實稱孝女云徐翁老而病且篤國醫皆束手女痛之計亡所出刲股肉襍湯粥以薦徐翁已事公父瑜如徐翁已又事公母如父瑜公時時語人吾贅也而幸不使我為嘉贅者誰力也人謂永州守孝固天性木有本水有源共自自母孝哉夫王公則何如守而臣成之臣守而子成之子亦足稱慈父也矣

弇州續稿卷七十三



弇州續稿卷七十四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傳

卓澂甫傳

卓澂甫者明卿其名月波其別號也以世所稱於澂甫者故云父曰卓翁澂甫少而肥晳美姿容眉目如畫居

恒自謂丈夫當跨鐵𩊱磨墨盾鼻以取功名耳安能效老博士佔佔受役筆札於是從少年擊劒騎射習短長縱横家言卓犖慫而撻之曰呼役夫而不欲我飽牖下耶澂甫乃感奮折節讀書竟不帖帖舉子業也不甚稱闗閩而好王文成公學曰以此而接濂洛上窺洙泗畢吾願矣為文喜檀弓莊列左穀司馬於詩談建安開元而材高廓落小試有司亡所就以例入成均成均祭酒馬文簡公最號為威嚴晨朝諸生數百千人顧獨目屬

澂甫曰何物嫗生此寧馨兒試以文不盡取式而奇問
能詩否試以詩又奇則與談古今事所占對益奇歎曰
是兒異日國器也澂甫既見賞馬公諸生人人心儀之
矣既肄事他曹滿還里而卓翁所為課耕牧権子母出
入息獲贏過當家以有饒裕名澂甫乘間踞説曰饒裕
名不易當也即不若散以市義使義名歸我不然而先
王孫有僮奴者八千指田池射獵埒人君而一臨卭令
得難之毋乃有所不足耶卓翁曰善乃為畫筞大啓塋

兆以菲其王大父王父畢巳割腴而資其後之為庶息者已賙其戚黨之寠者巳衣食其閭左之餒饑者又以其餘力治橋道創餙觀刹一時翕然歸義卓翁而會卓翁之庶長子曰文卿以明經舉於鄉卓翁日益重至有司奉冠帶推擇鄉飲賔而澂父氣益發舒所還往皆知名士多縱游吳郡武林佳山水輕舫小犨肉倡綵和呼盧捲白卜夕移晝每一分鬮命詠俊語闌出諸名士既欲傲澂甫以所不能而不得嵗時伏臘更有所資匄以

是卓澂甫若賢豪聲冠其儕伍俄而文卿夭澂甫虞卓翁傷之百方婉解卓翁為一加餐已而曰吾失嘉賓使人輕我若何澂甫乃謀之都下就選人列羣公爭拂席以待曰江東卓生在吾耳久且賴生不寂寂太宰曰吾欲屈署生吏而資未及小綏之為奏以光禄署丞俾需次於是澂甫名滿長安中亡何請急歸奉觴卓翁被服綺繡雍容甚都客皆具牛酒因澂甫交懽翁至傾郡卓翁乃喟然嘆曰嘉賓故不亡也澂甫前自責養未及禄

卓翁曰吾安知禄吾所不乏者七箸使吾安意健舉子之孝深矣於是卓翁盡委澂甫家政使撫其三弱弟且教之喻於翁自撫而其為施日廣交道日益進客有資澂甫金者故倚酒慢罵欲以嘗澂甫為負端澂甫改容謝過即焚券客乃愧遁去其客京師而有李奉者困徭賦急將鬻子女於市得十金直可辦澂甫聞其夫婦哭也而憐之捐十金以償卒以其子女免又嘗買媵任城得一女美而類其母母故澂甫中表親也即還之不復

問直徵甫所為德非一大率類此自徵甫之代為家家
稍削而卓翁愈益重人或戲翁嘉賓散緡錢不令郗司
空咄咄耶翁笑曰嘉賓一日而散之盡今猶未也且彼
自以為名則不如吾兒遠卓翁以老壽終徵甫痛哭立
嘔血將葬盡徵其交游中能文者如陳闕汪伯玉王
元馭范闕輩使撰誌傳記表之屬以推揚卓翁而余
兄弟亦與焉服除久之乃歎曰已矣因貲郎格乞所復
展矣第聞天子聖明賢公卿秩然而脩明禮樂政教之

事令者尚得從從官後一寓目焉于是且北上而謂世貞曰子姑為我傳之世貞曰吾為子之父葬而表子之母葬而志所以為子足矣吾且倦筆硯澂甫復曰唯子倦之所以請也即不以時請而一旦棄筆硯我何所藉為且子名能操史外權而吾賤分不能自致之史非子何以使後世知有卓生也余故知澂甫賢而憫其意為傳之澂甫甫五十而所著有澡林若干卷文集若干卷中林寓言天機列錦總若干卷其澡林文集已行世

贊曰語云人貌榮名其有既乎太史公之所以致歎於郭翁伯哉卓澂甫為人美麗善食酒談笑亡所不諧見而使人挹之其文學行誼抑何緼藉宏至也稱奚跡其所游處若類俠者然好行隱德不自伐其有所以葆身遺後者周哉毋論翁伯樸樕之文彩即令隃澂甫奚取焉

張仲慧傳

張仲慧者定安其諱五世而自崇明徙而為嘉定人大

父情與弟意俱舉進士為按察副使有聲父曰應武初以制科名數試不利棄去隱於邑之北鄉葛隆鎮善談名理及古今興衰大略仲慧生五月而能言五歲而習書十二歲而屬文秀髫眉清羸有姿態一出補博士弟子人皆目屬之而性禀孤潔不可以狎干尤不可以少年竒衺戲至於所交接談笑茹納温如也為文獨好為深沉思當其所搆結不破的不止以故當試而遇賞識者必不以第二義相期他不能盡爾凡再應應天辟皆

屈而益自刻厲於文踰冠而所娶婦朱氏舉一女而卒仲慧念以病弱故不肯娶父愛之與同卧起嘗扁其齋曰尊生謁余作小語題之而時時贄所業詩詩亦雅雋有味當庚辰之八月吾師曇陽子將羽化仲慧偕其從兄厚德托余為紹介而請從弟子列苦要而後許手書一赫蹏授之曰太上無生次達生次貲生次伐生仲慧寶之若頭目居恒謂其所善唐時升婁孟堅曰吾始者欲及吾身少畢所以酬吾父母者而後遊乎方之外含

光禄眞庶以引年今者内顧吾神爽若浮烟之將滅其能久乎因嘆息曰聞之石函當有僊者去此尚三十年即死而猶可及度也曇陽子之父曰宗伯元馭奇仲慧之爲人而館之與元馭之子衡琢劘甚洽也衡材高鮮所當意獨折節仲慧經術之暇相與談出世業大較仲慧之語衡如語二生者而其父前者已爲聘吾友人王指揮化女又至是當娶仲慧意不欲曰如伐生何父曰固也若師不廢倫若且不欲爲我烝嘗計仲慧不得已

乃娶而益不廢學又數以門户枝梧往來城邑間於是
病羸日益甚而風寒乘之遂劇當其劇時恒持吾師旨
凜凜若有見聞者卒之夕神氣乃更發舒家人擁而泣
之弗顧數問唐生唐生至乃持其手曰吾向者語若云
何不遂驗耶已而謝其父不終効為子但堅志嚮道者
隔世猶宿昔耳蹶然起坐小時遂奄然逝春秋僅三十
仲慧逝之二月而王女舉一女自誓以節終其身所以
撫育前女甚至蓋仲慧殁而其父乃大慟哭曰吾寃吾

子不使究其天年唐生曰不然仲慧而知死何死也稍稍次其事授余俾傳而論贊之

弇州生曰世之淺觀乎仲慧夭者太上無生茲其識非耶不然則且謂仲慧未得師而貴生後何乃伐生也是皆非知仲慧者旨乎其與二子言隔世猶宿昔也無生之或未能幾於達矣唐生以叔度擬仲慧過當跡其孝友至性虛和精進抑劉歆劉訏之倫歟年亦近之於呼悲夫

靖孝先生傳

鄉進士張基先生卒而吳之衿紳思之不置曰天乎胡遽奪我張基也既而不忍以名呼曰請考行而易之謚稱靖孝先生又既而其子尚友草事行而屬余請傳之余故善尚友而習先生之為人甚詳乃為靖孝先生傳

先生字承祚更字德載其先自大梁徙而居吳之石里村再徙越溪歷宋季逮元世有聞人入明而為工部郎瑾荊州守瑆處士璹兄弟皆以文學行誼聞而坐藍涼

公敗株累一時見法子孫相戒不仕然皆讀書閑禮讓六傳而至尊江公銓起家知滕州進南安同守卒於䖏所涖皆以廉能著人祠而祀之先生生而肌理香膩稍長嶷然端重甫踰髫能讀書屬文其試有司則皆謂南安公是夫有子矣初補博士弟子以易而會部使者募補孤經遂從趙汴先生習春秋即以春秋名部使者馮公天馭邑令張公明道喻公時奇先生材而優之廩學宮尋舉應天薦當會試而有顯者故善南安公而為校

卷官容戚風公吾力能得之公以語先生先生曰奈何
筮仕而以私請乎公笑曰吾心也謝弗應已而下第歸
屬疾久困醫藥間怳然若有懲者遂究心為已之學病
亦自愈屬當試而聞南安公訃痛絶而蘇者再三啜粥
面深墨起息苫塊其舍而旦夕候其大母及母跡可數
也服除復當試而善相者謂先生於骨法得上第而色
有阻者何也先生念大母耄雖善飯不可以狃遂不肯
就道甫踰年而大母用老壽終先生所以侍湯藥躬含

欽靡不周謹凡五年而再舉大喪挫産以庀禮與毁稱先生元配趙繼配劉有婦德會侍先生疾過勞劬卒先生感其意不復娶已而歎曰母老矣誰與朝夕者自是步武不忍離而會有島寇警奉之入郡得蘇舜欽滄浪故阯之一方而棲焉鑿池沼花竹環之閒與所知善談説古今間以觴詠慷慨擊唾壺爲節已而陶然自快也復當試踟蹰不欲發母數趣之乃起拜母曰幸而捷母當飽兒禄不捷母當飽兒力此行决矣復不第歸遂屏

去冠服為野人裝治一室甚潔扁之曰愛日以居母手
滌果實浣蔬茹嘗而進之湯粥滫瀡不待呼而具母時
時自謂吾失婦復得婦人言祿養饒者妄故給事陸子
餘材高慎許可每謂先生曾閔吾所不能知度李令伯
徐仲車當不是過也先生於書無所不闚而尤邃於經
術自養母饒暇晷矻矻多所箋纂晚而驗之身心融融
如矣顧其持敬日益甚其自檢日益微細冬不爐夏不
扇坐不倚寢不脇席曰上帝臨汝毋貳爾心至哉言乎

然因是而傍曉度世之學著獨鑒五曰象髓曰静榻曰調息曰存仁曰翫易又著廣頥五曰洗心曰理性曰安形曰保攝曰滋補每謂寄道者身吾身之未寧道于何乎寄而奈何諱養生而是時鄉貢士杜偉與先生善而遊羅文恭公達夫之門以先生學贄羅公羅公異之使其弟子周共遊先生先生與之兩相好也則以書往復羅公羅公益心折而故唐刑部樞復邀先生入茗上社先生雖謝弗及往而性命之要耖往往露竿尺間二公

皆海內大儒先生益自信以聖學可力詣嘗手條百戒懸之座右其要者有曰勿展無益身心之書勿綴無益身心之文勿吐無益身心之語勿與無益身心之事勿近無益身心之人勿用無益身心之物勿涉無益身心之境勿好無益身心之遊識者取之以為顏氏四勿翼云又曰欲心起當以懼心制之又曰敬則自見得靜中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不必於敬外別求中有求之心便非主一又曰常要認得他人本無忤我意思恕心自生

又曰靜坐觀湛然虛明氣象此余自得公案也先生性慈愛尤喜施予如薦而例有坊金百一日散之親族畧盡同年沈敷德卒為經紀喪事出恒日所貸貲券焚之歲大侵有儲米數百石悉以散賑饑者屬軍興而張之族皆役獨先生以例免先生歎曰吾何忍獨免而煩族之老弱不逮我者請於官毀家以紓之自是諸宗戚有吉凶會費取之先生若外郄久之不倦而家亦寖以削晚節至於飯僧雕飾招提繕橋道布醫藥皆勇為之欣

然自快顧廓然不住色而施也先生足不入公府而名行成著郡邑守令采月旦心慕之太守王君道行蔡君國熙至損呵從詣先生不及避以野服見坐語移晷蔡君戲謂先生柰何使客虛腹返倉卒進脫粟鮭菜一飽而去李令遷梧居恒歎曰邑得張先生數人可使俗為舊天畏壘矣隆慶初至欲舉陳公甫例以先生應詔先生曰吾以母老不敢當公車辟非為名隱也必見撓者且負吾母而入深山矣以是止弗辟先生少多病自其

罷公車養母而體氣益充壯鬒髮朱輔嘗以母八十入
奉觴為壽出報客觴便辟裼襲客目之而歎曰是母也
而又是子母論沖舉即百歲不難也先生意亦殊得過
歲餘忽恍然語及母溺交下於頤又嘗顧母侍婢而泣
屬之善事太夫人有以報汝尚友間入省先生顧歎曰
吾欲翼六經而未就已矣若曹勉之尚友不敢對又得
所以屬婢子語狀而疑之而一夕先生入而問母安者
七次尚友愈益疑則擕幞就榻前假寐至中夜候先生

鼻息若促又若微而不屬者乃大恐亟屏人封臂肉片投米作糜以進先生方跌坐張目詫曰奈何有乳氣為勉進一匕箸遂却不食頻誦一念不生昧爽目微上指瞑矣案有薄蹏數行皆奉養事絶不及他得年五十有九所著獨鑒廣頤各一卷寅害考十卷讀書疑二卷襍詩文二卷張氏家乘二卷所纂輯近思録補正若干卷孝經大義一卷定性書感興詩註養生彚道要各一卷其註金剛經明儒粹語人物題評俱未成

贊曰尚友為余言靖孝先生卒時五日而殮色澤欣腴手足屈伸如生時異哉先生試公車不第即不出如陳公甫而名齒俱遜之公甫稍自然其自主靜入一也或謂以先生之志聖學而何佛老襍也夫佛老胡襍哉惜也其未化也化則一以貫之矣

回陽道人傳

回陽道人者姓鄒氏不知其所繇得自號曰回陽而時時戴方外裝而游里中也里中人亦稱之為回陽道人

而故嘗號矢齋以自勵矣已又念其親丞背更曰終慕其名初曰字已亦更曰子而其字子正則如故鄒之先自句曲徙而為崇明人道人父源復自崇明徙籍太倉娶於陸道人甫七齡而源没即奉母陸以居就里師誦詩書三載通大義能屬文甫任負戴則僕僕治生且以共菽共滫瀡之奉于陸矣竟以是奪儒業不就然為人都雅不妄舉止而好施予重節槩行誼有古俠士風客宋生者與伯氏善而共為魚負二百金以去貧弗能償

後聞行至州伯氏墓得之加束縛将甘心焉道人憐之問其槖則罄矣而會魚計成鸁金百一十陰以授宋生使詗伯氏而為伯氏説曰二百金已擲之海今幸而歸我十六可已也即宋生一夕盆死吏捐二百金可解耶伯氏悦乃縱之去竟與道人絶道人亦弗問也有橋枕劉河而朽歲溺三四人道人慨然損槖理之又為修欄傍翼之自是不復溺歲大疫益市棺以収不成斂者瘞馬氏之女纍骨三且為文祭之夜聞有三女鬼哭已復

曼聲長嘯而沒中歲習醫輒奇于術嘗起鄉先生某與陳帥之婦病却弗受謝曰豈所謂不住色而行施者耶會二子九齡九德已成長其一任家而一補郡諸生道人乃歎曰身幸稱長矣向子平何人耶乃以春遊錢塘餘杭秋則遊陽羨窮諸山水之勝往往寄之詩亦間出其術以起病人最後歸則體充然意豁然若有得者而是時陸司諭之裘與瞽王老比而習紫姑神附於乩以傳所托多上眞名氏顧其語絕凡鄙而道人獨信好之

與相酬和或訕之或止之皆不顧已而示微恙輒却藥食弗御九齡兄弟憂之甚卜於祠所報皆仙去語神亦附乩言道人當得仙有漏泄小譴弗獲上昇耳而道人雖却食骨立然神爽弗衰凡五日而為詩七日復為詩九日復為詩皆超塵悟眞句又三日為長歌以謝子婦孝養已又謂二子曰吾歸矣歸必於仲夏之九日午時至期脫然而逝逝之又八日而托於乩言我從呂師之上帝所覲其儀衛倍於人間已為雷師所寘者五日而

呂師以我免今之洞府甚適也明年我且受師屬行樂楚服矣

弇山生曰或謂道人眞有道者或曰道人椎竒歷落人也諸爲幻者誤之余晩而始騐所謂乩者非幻也凡上智不墮趣下智不及趣有悟而未徹有煉而未就者然後乃依馮遇師則化易也不遇則沈淪之與逍遥共乘也不然以道人之居平仗誼敦行臨化坦然無怖散者豈易言哉幻不幻何計焉

崑崙山人傳

崑崙山人者王姓初名光胤字叔承以字行遂更字承甫嘗慕崑崙山在西大荒稱天柱因自號崑崙山人既而曰我何以智巧為更名曰憨憨人且以我憨幻也更字曰子幻而號夢虛道人然所謂憨憨不恒施刺謁叩之人且不知亦無以夢虛目者山人之父某倜儻負才氣涉獵執文嘗客吳越中推長為豪數以詛耗其槖裝不顧僅餘書萬卷而已乃自崑山徙吳江之嚴陵村西

並五湖東濱𤄷溪意甚樂之已有子光裔矣曰廬廬讀父書何以快我而最後父嘗夢朝日墮前榮以語婦及亡何免身舉山人有道士嚴一清者善筮筮而得乾之坤用九見羣龍無首其占曰吉將無鬬而光予以是山人生而父絶憐愛之年十二父且死撫其頂曰我廢家為書憾不能納而腹而即不以筮茫眛將余夢是踐山人泣應曰諾既除服從伯氏受博士家言為時輩斐然矣而心厭薄之竊竊處治古文辭伯氏見而罵曰縣官

開古文辭科者烏頭白矣山人短不能六尺方顱秀眉目肥白如瓠性資絶頴異過目輒成誦而終不能帖帖於博士家言其試有司亦詘而好酒復好遊遨挾彈鳴瑟過從俠邪少年母夏怒而笞之至百始稍稍折節為孝謹而屬貧甚不能婚贅錢翁女又以不能骫骳事錢翁若媪擕其婦出錢翁怒之不予一錢山人仰天笑曰彼豈以我秦贅耶乃益治古文辭山人之於古文辭亦不帖帖模倣先則含茹渟滀濫而後決之大或千言小

者數語奇雋疊出前茅所指亡不睨奪草廉山人名漸
籍籍而貧益甚又以家中倭他徙客有商生少年善游
與山人謀曰吾聞趙王賢而好客諸王子儀之三臺之
傍朱邸鱗櫛皆幸舍也我曹可以彈鋏乎乃治裝偕與
之鄴而鄴時有客謝榛鄭若庸皆以文重於王鄭叟於
山人有鄉曲好為稍稍揄揚之諸王子間以牢醴先山
人而山人司知二君雖重客然見必蒲伏稱主臣歎曰
屈吾膝而奉吾口腹何策會商生病死葬之銅雀下因

東之齊魯登泰山觀出日北入燕中時天子方坐竹宮祠甝諸貴臣應制譔箋表歌聯之屬山人為典化相君所物色授以格君謝弗能第為草游仙數章天子覽而異之相君大重山人延之直所得縱觀上林太液宮闕池島花木禁籞之勝為漢宮數十曲稍稍聞中貴人相驚謂何物容能麗語若此爭遺之尚方法酒而山人間行謁王太史元馭太史性耿介不食酒顧獨與山人善往往傾家醞盛饌以蓋山人不醉飽不已相君迫應制

使使四出縱跡山人不得至則以醉踉蹌前喻囈不辨相君乃使其所善風之曰生幸減縱遊使我不虞緩急即一官千金胡難山人搖首曰相君駃欲以富貴縻國士相君乃謝山人曰負上恩不能遽歸從山人游請俟異日於是山人益為落魄游而范太史伯楨胡侍御原荆顧憲副益卿皆宦燕中陳光州貞甫時尚游太學與諸君善慕山人而致之邸相與痛飲歌呼擊缶談推千古元馭徐規之曰咄咄正平大雅不受少年窺耶山人

乃嘿嘿不自得而會讀莊子逍遥遊至秋水意豁然悟曰歸乎枋榆蹄涔吾固有之一日買欵段還謝母夏以闕供養夏撫之遂依依膝下而夏嫠居久精心奉佛山人則亦奉佛與蔡藿甘而獨不能忍酒詭説母夏曰非酒也佛所謂米汁也亦嗜之母説為進一觴醑而胡侍御以強諫罷里居則挾山人汎輕舠御軟輿以游揚子之南錢塘之北諸名勝亡弗探也作吳越游編顧益卿宦閩則游閩窮七臺九鯉九曲之勝飽荔子而歸作荔

于編陳貞甫宦楚則游楚瀟湘洞庭九疑衡嶽為几案物矣作楚游編家居自原荆而外范太史三之王太史一之所造即主不在而兒子輩出侍呼阿父家人迎拜我公撰酒肉炙若流山人所游諸君官中則不問官中事於家不問家事間一二涉倫常勇施息競則取裁山人指不恡矣客遺之酒則樂遺之金錢束帛則不樂自謂于文喜孟子莊周屈平左丘明兩司馬于詩喜曹植左思郭璞阮籍陶潛謝靈運謝眺鮑照李白杜甫王維

于酒喜劉伶嵇康于游喜梁鴻梅福壺丘宗炳于俠喜李札魯仲連于隱喜東方朔王君公郭太徐穉黄憲管寧嚴遵孫登于禪喜龎居士藴于仙喜吕眞人嵒其所自操行撰結亦不必盡似也原荆貞甫皆前死山人皆匍匐哭其喪而以原荆貧而喜為俠所以經紀之者尤切至鬚髮為變白母夏以老壽終其奉佛也有徵于闕山人徹用佛自寛然偕其伯氏躬負土築墳親故賻贈皆却之矣蓋山人晚而感吾師曇陽子事謂益卿有云

佛玄虛無上天也道卑斂蓄以久地也儒矩立徇倫人也西方氣金至清至剛佛其聖之聖乎又云泯泯昏昏大道之根返我混沌絶名去身且鄙且衲何物匪神時而混世時而出世奚之而非性真也耶山人今年五十餘小善病不能如壯時

弇州生曰蓋山人所恒稱崑崙人亦稱崑崙山人云太史公曰惡覩所謂崑崙哉夫士大言無當廣引而鮮據濫之而尠宿此其常也彼乎以崑崙云者謂天中之柱

然然至於冥志西竺蹻蹻出三界外何詎天柱哉始余以貌接山人謂山人酒人也既而得其文以為文人也今乃識其志矣或謂山人不山而時時塵間何以稱山人又不然跡塵間而不累以貴交為海鷗鳥者奚愧山也終南沈沈不捷徑耶請以是例之一切可也

沈太史傳

沈太史者諱杜字名卿别號栢溪其先世崑山人國初戍大梁徙歸德已復為商丘人王父忠以子瀚貴贈禮

部主事瀚有文學志行自禮部出守建寧不能事中貴人瑾挂冠歸天下稱之卒而有司祀之學宮有丈夫子四人公其季也生而廣額豐下盎背隆腹建寧公尤鍾愛之居恒曰吾老矣不能及若成立何公九歲而失建寧公宗黨中外姻豪黠者欲有加於公之諸兄不得則謂公少而侮之公不為應語家督謹自保而已已而無他則相率謂沈氏兒有天幸而公既長乃以原慤稱一切無所粉飾中亦不為城府善飲酒時時誦古詩詞以

自娛適能草書書得之懷素又能畫竹竹得之楊補之而亦不必盡似也他繪小山水往往有天趣屬歲侵益不時戛姑以吟咏消之或弄筆墨客謂公曷不師計然而坐困涸轍公笑曰吾不知所謂計然吾知待歲耳而部使者廉公賢而有文不隤其家聲給衿紳俾服以奉建寧公祀而公之子令少宰君長而警穎公乃口授之經為剖析疑義仍手書舉子業之佳者數百篇而課之讀曰而父為少孤奪而可無慮也及少宰君之學成與

其從兄偕試河南省而獨得雋夜分報者拒於城不獲入而城中喧言沈氏之子二人其一捷而公遂呼酒與家人相慶方引滿家人私囁嚅豈其必郎君耶公曰毋問也即吾兄之子捷何啻吾子捷識者謂第五司空鄧伯道之矯性當不如公之自然也少宰君在公車十六年公不以為滯及其取高第讀中秘書檢討國史以其官官公不以為快當昔少公而見侮者至是多踽踖不自容公待之若忘其所為德視戚疎而等不以恩怨

也所為施舍稱力而行不必矯也有欲藉公居間者公謂人孰無緩急况我力能得之何恐拒而至以非理强或議酬謝者即掩耳走不欲聞之久而人亦不敢以閒也過從朋舊輒酣飲飲輒醉隗俄而歸居恒謂吾目中無可憾人亦無可憾事即子女不幸有殤故一哭而已終不以易其樂少宰君方日侍講幄天子所以禮遇之者非恒而公忽貽書趣之歸而少宰君亦心動上書予告賜馳驛省覲亡幾公忽感末疾其左體骫骳不良行

然夕輒引諸子入俾奉觴為壽夜分而後寢以是愈劇至易簀而召少宰君與其三弟撫而誨之諄諄甚至已而顧其室周孺人曰老姊寡而貧輒資者資之可也少宰君哭曰天乎胡遽止此耶時公已瞑開目笑曰苟不止竟何為乃復瞑少宰君以公訃聞天子為特賜祭稱公孝友惇朴而以教忠之功歸之又命所司營葬蓋異數也公壽六十有八子四人曰鯉鱗鉻魯鯉即少宰君兼侍讀學士以正學重朝廷

并州生曰莊周氏有言為善無近名夫豈畏名而逃之
知名者之未至也觀沈公之絀機事杜健羨以游於
無競無營之鄉庶幾所稱上德不德者歟始予觀史記
無懷葛天之民與鬱華胥二家頗疑皆寓言乃今於
沈公見之彼於末世尤難能哉嗟嗟淺之乎窺沈公者
謂賴酒而全其天以比於嵇阮流也

顧母傳

顧母者徐之良也十闕而歸顧之處士某即以容德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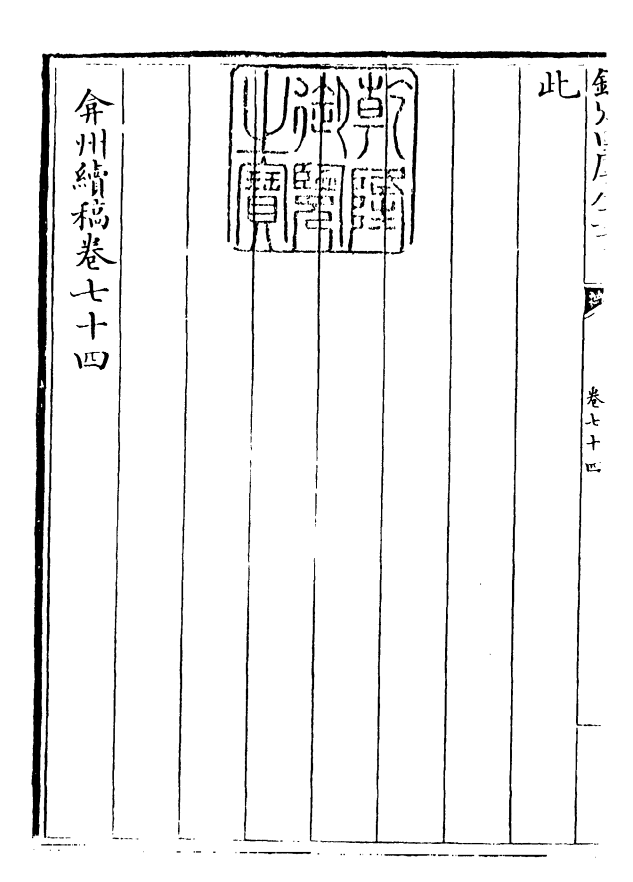
里中人為語曰清心玉暎閨房之秀其再見顧家婦乎處士少而任俠喜施不問家毋為之共養其父母約束臧獲耕織之外即米鹽絲枲出納鐍鑰之任皆精心為之毋誤矣而處士故多大人游不以隱約失職性尤好客客常滿坐中厨欽欽不聞嚄唶聲而靡不腆潔即客最後至亦獲豐飽以是益欲試毋材夜中而叩門酒炙立辦乃謂處士毋以難若中饋矣處士竟蚤卒毋銜辛茹堇以撫其二孤曰杵臼有云死易耳立孤難有如二

豎子不覩立我何以報地下於是其長者養魯年十三矣少者養豫尚在襁褓母一切衷嚴寛而教之曰我不難母汝也難父汝師汝家中外斬斬喻於處士無恙時南畝蓋斥屋以時潤而二子亦齋慄祗若卓然成其名母今年六十矣與二子善者諸生某某謂處士之王母亦徐姓至百歲而吳之名士大夫如文待詔徵仲王吏部禄之輩為文若詩以壽之渡江謁王先生乞一言而噹矢為母百歲祝母聞之不懌曰未亡人安敢愛餘歲

且夫婦而嫠母而子弱人之所至不幸也今乃以至不幸者而稱我我何以舉二子觴

王先生曰吾不忍於二子而壽若母壽非所愛也頌非所欲當也其辭正不宜強而顧氏之宗老亦曰益卿者謂余吾丘嫂無他長所不逮婦則而已何敢辱長者余曰為母辭則可為顧而辭則不可此而顧氏光也且母方居嫠時年小過格不應旌夫在上為公法在下為公論公論者所以補法之所不及也故為傳而論著之若

此



弇州續稿卷七十四